



.65

童年

娜塔莉·萨罗特

K835.65

3

54

〔法〕娜塔莉·萨罗特

童年

桂裕芳译 · 外国文学出版社 · 一九八六年 北京



NATHALIE SARRAUTE
ENFANCE

Éditions Callimard, 1983

童 年
TONGNI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4}$ 插页 8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10208·241

定价 1.00 元



作者像



童年时的作者

“这么说来，你真要这样做了？‘追忆童年往事’……你不喜欢这几个字，觉得很别扭。不过你得承认只有这几个字才最恰当。你打算‘追忆往事’……没有什么可扭捏的，就是这样。”

“是的，我毫无办法，它在诱惑我，不知为什么……”

“也许……莫非是……有时自己并不意识到……也许是因为你的体力在衰退……”

“不，不会吧……至少我没有感觉到……”

“可是你要做的……‘追忆往事’……难道这不是……”

“呵，别说了……”

“不，应该向自己提这个问题：难道这不是改弦易辙，离开你熟悉的环境，直到现在，你好好歹歹地……”

“说得对，好好歹歹地……”

“也许如此，但毕竟这是你生活过来的唯一环境……而那个……”

“何必问呢，我熟悉它。”

“真是这样？你没有忘记往日的情景？一切都飘浮不定，不断变化，消逝……你摸索前行，不停地寻找，探求……探求什么呢？那是什么东西？四不象……没有人谈起它……”

它在逃遁，而你使劲抓住它，推它……往哪里推呢？去哪里都行，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合使它得到发展，获得生命……一想到这点……”

“瞧你滔滔不绝，我看简直是狂妄自大。我在想也许又是那种惯常的恐惧……每当出现什么尚未定形的东西时，恐惧就卷土重来……旧日的努力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似乎总是压倒在那朦胧中闪动的东西……”

“这次我担心的恰恰相反，它并不闪动……闪动得不够……我担心它从一开始就凝固住，‘安排就绪’，事先就准备好了……”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一切还在摇晃不定，我还没有写一个字，没有说一句话……我觉得它在微弱地颤动……超乎语言之外……和往常一样……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小片断……乘它们还没有消失……你别拦我……”

“好，我不说了……何况，我们知道一旦你被什么念头萦绕……”

“是呀，不过这一次，动力是从你那里来的，从刚才起你就在推动我……”

“我？”

“是的，你的呵责和警告……你让它显现……你把我扔进去……”

“Nein, das tust du nicht” …… “不，你不能这样做”……这句话又出现，又复活了，和久远以前深入我心时

同样生气勃勃，同样强烈，它以全部威力和沉甸甸的重量紧紧按着我，压着我……而在这种压力下，我身上某个同样强烈、甚至更为强烈的东西在挣脱、翻腾、上升……从我嘴里说出的话负载着它，将它钉进去……“Doch, Ich werde es tun.”“不，我要做。”

“Nein, das tust du nicht.”“不，你不能这样做……”这句话来自一个被时间几乎完全抹掉的形体……剩下的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旅馆客厅里的安乐椅上，那是父亲带我去瑞士的因特拉肯城或者毕腾堡城度假，我大概五六岁，那位年轻女人负责照料我、教我德语……我记不清她的模样……但我清楚记得她膝上的针线筐，筐上还有一把大钢剪刀……而我……我当然记不起我自己的样子，但我记得当时的感觉……我突然抓起剪刀，紧紧握在手中，笨重的剪刀没有张开……我使刀尖朝上，朝长椅的椅背刺去，那上面罩着饰有花纹图案的、十分精美的绸椅套，光泽滑润，蓝色稍稍减褪……我用德语说……“我要剪破它。”

“德语……你怎么学会了这句德语呢？”

“是呀，我也不明白，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过这句话……‘Ich werde es zerreißen’……‘我要剪破它’……‘zerreißen’这个字发出摩擦音，显得凶狠，再过一秒钟就要出事了……我要剪破，蹂躏，毁灭……这将是损害……是侵犯……罪恶的……但不会受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受到的惩罚，我知道不会有任何惩罚……也许父亲轻轻说我几句，表示不满，又稍稍不安……你怎么了，塔绍克，你

是怎么回事？年轻女人会气愤……可是，在即将发生的事情面前，使我不敢动手，使我害怕的，不是那不太可能的、难以想象的惩罚，而是……无法弥补的……荒谬的……人们从来不做、不可能做的、也不允许自己做的事……”

“Ich werde es zerreißen.” “我要剪破它”……我警告你，我豁出去了，我要跳出这个有人住的、规规矩矩的、和煦温柔的世界，我要挣脱它，跌落在无人之处，跌落在虚空中……

“我要剪破它”……我警告你，好让你来得及阻止我，拦住我……“我要剪破它”……我要大声对她说……也许她会耸耸肩，低下头又专心做她的针线活……这种孩子气的戏言，谁把它当真？……我的话将随风飘散，我的手臂将无力地下垂，我将把剪刀放回原处，放回针线筐里。

然而她抬起头，直直地瞧着我，一字一句地说：“Nein. das tust du nicht”……“不，你不能这样做”……它给我一种平和、坚定、果断和无法抵御的压力，和我后来在催眠师和驯兽师的语言声调中所感到的一样……

“不，你不能这样做”，这几个字象一股浓稠的液体，它冲到我身上企图压服那个正在蠕动、并想直立起来的东西……而在这股压力下，它挺直腰，耸立起来，越来越壮，越来越高，它在长大，从我嘴里狂暴地抛出这几个字……“不，我要这样做。”

“不，你不能这样做……”这句话围困我，挟制我，束缚我，我挣扎……“不，我要这样做”，瞧，我挣脱了，兴奋和喜

悦使我伸出手臂，我用力将剪刀尖扎了下去，绸料抗不住，破了，我在椅背上从上到下划了一道长口子，瞧着里面露出的东西……一种灰仆仆、软塌塌的东西……

在这家旅馆……或者另一家同类型的瑞士旅馆里，父亲和我又一同度假。我坐在一间明亮的餐厅的饭桌旁，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可以看见外面的草坪和树木……这是儿童餐厅，孩子们在女仆或者家庭教师的监督下用餐。

他们坐在长桌另一头，远远躲着我……有几个人将双颊鼓得高高的，面孔成了滑稽的怪模样……我听见他们在吃吃地笑，他们逗乐地偷眼瞧我，我听不清，但我能猜到大人们在悄悄对他们说：“好了，吃饭吧，别再胡闹了，别再瞧这个孩子，别学她，这孩子真要命，简直是疯子，怪僻……”

“你当时就知道这些词……”

“是的……我经常听见人说……这些字眼隐隐地使人觉得害怕和可耻，然而，不管是这种话还是规劝、恳求，都无法使我张开嘴巴，叉子上的那块食物不耐烦地在我紧闭的嘴旁晃动……我终于松开嘴唇，让这块食物进去，但我马上将它推到嘴里腮边，嘴里已经满满的、鼓鼓的、紧梆梆的……这是食橱，食物得在食橱里等待转移到我的牙床，然后被嚼碎，直到成为象汤一样的流质……”

“‘象汤一样的流质’，这是一位巴黎医生，盖尔维利医生的话……”

“真奇怪，你马上就想起他的名字，而其他那么多人的名字，你却想不起来……”

“是呀，我也不知道在那么多消失的名字中，为什么他的名字单单升了上来……母亲曾让他给我检查过，记不得是为了什么小毛病，那是在我动身去父亲那里以前……那时她和我住在巴黎，因此我想我大概不满六岁……”

“‘你听见盖尔维利医生的话了吗？吃东西要嚼碎，直到它们成为象汤一样的流质……你到了那里，千万别忘了这一点，我不在你身边，人家不知道，会忘记的，会不注意的，你自己可得想着点，别忘了我的嘱咐……答应我你一定做到……’‘是的，妈妈，我答应你，你只管放心，不用担忧，你要相信我……’是的，她大可放心，我代替她来照顾自己，她不会离开我，她仿佛永远在我身边保护我免遭危险，这里的人不了解那些危险，他们又如何能了解呢？只有她才了解什么对我合适，只有她才会区分什么对我有益，什么对我有害。

“我向他们讲，向他们解释，但无济于事……‘象汤一样的流质，这是医生，是妈妈说的，我答应过她……’他们摇摇头，微微一笑，他们不信……‘好，好，不过你得快一点，快咽……’可我快不起来，这事只有我知道，只有我能判断，谁也无法替我决定，谁也无法允许我……还不到时候……我尽快咀嚼，两腮都疼了，我不愿意让别人等我，可是我没有

办法，它还没有成为‘象汤一样的流质’……他们不耐烦了，催促我……她说的话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在这里她算老几？……在这里只有我尊重她……

“现在，我每回吃饭时，儿童餐厅总是空空的，我提前吃或晚一点吃……我给他们树立了坏榜样，家长们在埋怨……不过我不在乎……我始终坚守岗位……我在抵抗……我坚持在这一小片阵地上，我升起了她的标志，插上了她的旗帜……”

“在你那个年龄，你脑子里肯定不会有这些形象，这些字眼……”

“当然没有。在成人的脑子里也不会有。这只是一种笼统的、语言之外的感觉……可是靠着这些形象和字眼，我们才多多少少抓住了感觉。”

要是我让步，要是我同意不等食物变成象汤一样的流质就把它吞下去，那么，等我回到她身边时，我没法告诉她这件事，这种背叛和怯弱，我将深深藏在心里。

要是母亲和我在一起，我可能早就忘了这件事，我会象往常一样不咀嚼就咽下去，而她自己也会忘记的，我知道她是粗心大意的人……可她不在这里，而她让我牢记……“象汤一样的流质”，这是她说的……她让我记住，我应该虔诚地记住，不让它受到任何损害……现在能叫作“象汤一样的流质”吗？是不是还太稠了？不稠，真的，我想我可以咽下去了……从腮帮里拖出下一块食物……

我很遗憾使这位温和耐心的女人感到不快，使父亲难

过……不过，我来自远方，他们没去过的陌生地方，他们不了解那里的规矩，我在那里时可以嘲笑，甚至违反这些规矩，可是既然我来到这里，我就必须遵守它。我勇敢地承受一切：责难、嘲笑、排斥；有人指责我心眼坏，有人为我的傻事感到担心，我还有负罪的感觉……但这都算不了什么。如果我背叛诺言，蔑视那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诺言，丧失一切义务感，责任感，成为一个意志薄弱的孩子，不等食物变成“象汤一样的流质”就把它咽下去，那会多么糟糕哩！

回到巴黎母亲身边时，这些事都消失了……一切又恢复了无忧无虑的气氛……

“这是由于她。”

“是的，是由于她，她有点幼稚、轻飘……她和丈夫说话，或者晚上和朋友们谈天，都容光焕发，显得十分活泼。弗拉特街的那一小套房间比较阴暗，也没有什么家具，可她似乎并不在意，我也不大注意，我喜欢呆在他们身边听着，虽然我什么也听不懂，一直到他们的声音变得古怪，似乎越来越遥远，于是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我被人抱起来，抱走了……”

宽阔的小径通向美第奇广场，在小径前面台阶的正左

方，一座法兰西王后的雕像下面，长着桔子树的一个绿色大木桶旁边……我面前是圆形水池，水面上有小船在行驶，水池四周转动着罩着红丝绒的、用山羊拉的车子……我的背紧靠在她那长裙下温暖的腿上……我记不起她当时的声音，但我记得她大概在讲童话故事……不是对我讲，而是对别人讲……这是她在家里写的，大张大张的纸涂满她那粗大的字体，字母与字母之间并不相连……要不就是她一面想一面讲……这是给别人讲的……话语流出来……我要是愿意，可以截住它们，也可以放它们过去；她对我没有任何要求，甚至不管我是否在专心听，是否听懂了，我轻松自如，浸在金色阳光中，咕咕声，啾啾声，小驴和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声，铁环的滚动声，不会使用木棍的孩子推着带柄的铁环……

“对不起，这些咕咕声和啾啾声，难道不是你不由自主地加进来的预制件吗……它们是那么诱人……你巧妙地涂上脂粉，十分和谐……”

“是的，我大概是不由自主了……”

“当然哪，如何能抵御这种魅力……这些悦耳的声音呢……咕咕咕，啾啾啾……”

“对，你说得对，可是那些小铃铛，我可是亲耳听见的……还有铁环的声音，赛璐珞做的那些红花、粉红花、淡紫花在风中旋转，发出劈啪的声音……”

我可以跑呀，跳呀，打转呀，我有的是时间……我们沿着波尔罗亚尔大街的墙根走，那堵墙很长很长……走到街口时我才站住，递过手去好过马路……我走在女佣人前面，好让肺部吸足空气，免得吸进那难闻的气味……它使我立刻觉得恶心……那是因为她头发上涂了醋。这样我便可以若无其事地向她伸出手去，不会惹她不高兴……她也不一定不高兴，她很和气，很单纯，她明白，我闻不了醋的气味，这不能怪我，而她一到新鲜空气里就头痛，于是只好擦擦醋以预防头疼，这也不能怪她……因此，我们讲好我可以离她远远的，除非穿过马路……

她包着一条发灰的头巾，笨拙庞大的身躯走近我，来到我身旁，伸出手来，我将手放到她手中……我的肺部充满空气，我不需要吸气……直到我们踏上马路对面的人行道，我才再吸一口气……一到那里，我便甩掉她的手，跑开了……如果不巧我储存的空气不足以供我穿过马路，我当然不能用手捂住鼻子……她允许我这样做……但我不能这样做……我只能转过头去一点一点地吸气，可是头不能转得太厉害，那会让她猜到我的厌恶……不是由于她，不是由于她这个人，不是由于她本身的什么，而仅仅由于有时从松开的头巾下露出了几绺湿发之间的发亮的黄头皮。

进了大卢森堡公园的铁栅门，便再不用巧妙地过马路了。她在离水池不远的地方坐下来，背对着宏伟的白色大楼……我不会识别大钟上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该吃点心了，不过我看着别的孩子，只要有一个孩子吃点心，我便急忙跑过来……她见我，递给我一块巧克力和一块圆面包，我一把抓住，点点头表示谢谢，便又跑开了……

“你去干什么呢？”

“呵，你想让我上当呀……我什么都干，和别的孩子一样，玩呀，跑呀，推小船呀，滚铁环呀，跳绳呀，有时突然停下来，不眨眼地盯着别的孩子，盯着坐在石凳上、椅子上的那些人……张着嘴一动不动地呆在他们面前……”

“也许你比别的孩子干得更多，方式也不一样……”

“不，不能这么说……我和那些孩子一样玩……一样观察和思考……反正，这些事没有留下任何记忆，你总不至于要我去粉饰这个空白吧。”

除了这个明媚、灿烂、生气勃勃的公园外，一切都显得阴沉、暗淡，或者说狭窄……然而毫不愁闷。我记忆中的幼儿园也并不愁闷……空空的大院子，四周是深色的高墙，我们穿着黑罩衣，踏着木鞋，排着队沿着院墙走。

从这片雾气中突然升起强烈的惊惶、恐惧……我呼喊，我挣扎……出了什么事？我怎么了？

“你奶奶要来看你”……妈妈对我说……奶奶？爸爸的母亲？这是真的？她真的来？她住得很远，从没来过……我完全记不起她了，但我感觉到她活着，她寄给我亲亲热热的短信，刻着漂亮图像的白木盒；我用手指头摸着图像的凹线。她还寄来上了颜色的木杯，上面有一层摸上去十分光滑的釉……“她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明天下午……你不要出去散步……”

我等着，我窥伺，听着楼梯和楼梯口有没有脚步声……来了，这是她，门铃响了，我想奔过去，有人拉着我，等等，别动……我的房门开了，穿着白大褂的一男一女抓住我，将我抱在膝上，抱得紧紧的，我挣扎，他们将一块棉花象口罩一样捂在我的嘴和鼻子上，棉花散发出难闻的、使人窒息的气味，它使我喘不过气来，它充满我的两肺，上升到头部，这就是死，我在死……我又复活了，我躺在床上，喉咙火辣辣的，眼泪直流，妈妈给我擦眼泪……“小乖乖，刚才不得不给你动手术，你明白，你喉咙里有个招病的东西，对你不好，所以给拿掉了……睡吧，现在没事了……”

“你过了多长时间才明白妈妈从来不为你着想，即使为